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史 日
与 本
史 的
学 修

沈仁安
林铁森 译

坂本太郎 著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本史学の発展と変遷

日
本
史
学
的
修
史
与
史

坂本太郎 著

岩波書店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史	日
与	本
史	的
学	修

沈仁安
林铁森 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根据日本至文堂 1980 年 4 月版译出

日本的修史与史学

[日] 坂本太郎 著
沈仁安 林铁森 译
责任编辑：张文定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205千字

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1—300册

ISBN 7-301-01407-4/K·100

(精装) 定价：11.40 元

译 序

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学科,相对而言不太受人重视,这在日本也是一样。日本的史学史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史学史,研究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具体说,就是从纵观全局的高度,研究历史理论、历史观点的发展变化,研究史书编纂体例、表达形式的发展变化,研究史学流派、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史学思潮、史学与其他意识形态以至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属于广义的史学史范围,在日本叫做研究史。它与我国的研究动态、研究综述之类有相似之处,但性质完全不同。日本的研究史具有历史性、研究性和评论性,而我国的动态、综述以介绍现状为主。比较而言,日本学者更重视研究史,出版了各种专题的研究史,如“邪马台国研究史”、“明治维新研究史”等。而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史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战前比较重要的有清原贞雄的《日本史学史》(1929年初版,1949年增订)和大久保利谦的《日本近代史学史》(1940年),战后系统的著作当推坂本太郎的《日本的修史与史学》(1965年)。

坂本太郎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1901年生。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史学科,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历任东京大学教授、史料编纂所所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学院大学教授等职。专攻日本古代史,尤其在律令制度和古籍研究方面造诣很深,1982年荣获文化勋章。1987年故去。有《坂本太郎著作集》十二卷(吉川弘文馆1988—1989年)。主要著作:《大化改新研究》、《上代驿制研究》、《日本古代史基础研究》、《日本书纪校注》、《日本史》等。《日本的修

《史与史学》是一部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史学史著作。虽然是启蒙书，但是总结和吸收了前人和作者的研究成果，既有知识性的介绍，也有学术性的探索，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对于我国读者来说，也是一本系统了解日本史学史的优秀基础读物。

我们在翻译本书过程中认识到，日本的历史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日本史学无论古代还是近代，都深受外国史学的影响。日本的第一部史书、成书于8世纪(720年)的《日本书纪》，就是模仿我国正史的敕撰史书。其体例仿照我国正史的本纪，按天皇立卷，编年纪事，并收录我国魏志中有关中日两国通交的记载(见神功皇后纪39年、40年、43年、66年各条)。文体是纯粹的汉文，用汉文成语成句修饰，甚至原文抄袭我国的古史古籍。自《日本书纪》始，学习中国的正史，以之为范本，成为日本古代史学的传统。日本古代史学从修史宗旨到史观、史体、史笔，皆不出中国的史学体系。修史宗旨在于作政治的借鉴和人伦的规范；史观是儒家的道德史观，宣扬大义名分、劝善惩恶；体裁或编年体，或纪传体(德川时代两大史书，幕府编的《本朝通鉴》采编年体，水户藩编的《大日本史》取纪传体)；史笔或春秋笔法，字字寓意褒贬(《元亨释书》)，或“据事直书义自见”，编者不予置评(《本朝通鉴》)，或设论赞，纵论善恶得失(《大日本史》)。而评论日本历史常以中国历史作傍例，比较中国同类史实而评判日本历史的意义和价值。更有甚者，五山文学时期(14、15世纪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重视中国历史而不关心日本历史，可见我国史学对日本古代史学影响之深刻。然而到了近代，史家的目光转向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明治维新后大量翻译西方史学名著，聘请专家讲学传授，派员出国留学深造，积极引进西方史学。日本近代史学各流派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日本最早出现的近代史学——以福泽谕吉、田口卯吉为代表的文明史学，就是模仿英国巴克尔、法国基佐的文明史的产物。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正统史学，是在德国历史学派兰克

的弟子利斯(1887年受聘于东京大学任教)一手培植下于19世纪末形成的,它是中国清代考据学和德国实证主义的混合物。至于20世纪20、30年代诞生的无产阶级史学(讲座派史学)则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传入日本的结果。

从史学体系说日本史学古代未超出中国史学的范围,近代未超出西方史学的范围,并不是说日本史学完全模仿外国,毫无独创。它吸取外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本国情况,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拿日本古代史学来说,就有其不同于我国史学的特色。这里仅就表面现象初步指出几点:

第一,没有形成新王朝编纂前王朝历史的传统。日本古代天皇制鼎盛时期,政府曾持续编撰了《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六部国史。但幕府时代天皇大权旁落,朝廷无力修史,而被委以政权的武家又无资格和条件编撰国家的正史。近代,明治政府建立之初一度恢复了中断数百年的修史事业,编撰了倒幕维新的历史《复古记》,但后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放弃政府修史,决定政府只编纂史料,以供史家利用。因此,日本没有如同我国的二十四史那样连续不断的历朝正史。

第二,创造了军记物语的历史叙述形式。在日本历史上武家统治历经镰仓、室町、德川三个幕府,长达700年之久。武家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与公家(朝廷公卿)迥然不同。适应武家统治的需要必然产生反映武家新时代的历史叙述新形式。军记物语采取小说的手法,使用通俗的文体,记述和描写武家事迹和战争,既适合武家不高的文化水平,又符合他们的情趣,因而为武家所喜爱。不过,军记物语虽以事实为依据,但夸张、附会、粉饰极多,创作与事实混淆,不完全可信,作为历史叙述形式未能长期流传。

第三,力图贯彻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古代日本处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它尊崇中国为上国,如饥似渴地吸取中国的先

进文物制度。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日本的民族文化渐渐成熟，民族自觉亦随之逐步提高，由此萌生了要超过中国并以日本为中心的意识。这在虎关师鍊的《元亨释书》(1322年)和瑞溪周凤的《善邻国宝记》(1466年)中已可见其端倪。虎关师鍊说，中日两国虽同是大乘佛教流行之地，然中国大醇而有小疵，日本则醇而又醇。瑞溪周凤批判了日本学生读中国历史，而很少读日本的六国史。到德川时代，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更加明确，史家厌恶不光彩的“倭”字，史书取名“本朝通鉴”、“大日本史”等。山鹿素行写《中朝事实》，“中朝”通指中国，而山鹿素行用以称呼日本，其意在表示日本才是中国即世界的中心。山鹿素行还从各方面论证了日本优于世界各国。这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明治维新后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基础。

第四，根据本国历史特点灵活运用中国史体史法。在日本，除《大日本史》外，包括志、表在内完整的纪传体历史并不多见。志具有文化史性质，编写志、表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高度的文化素养，古代日本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大日本史》的志、表最后到明治三十年(1897)才完成)。日本的正统史书一般采取以编年体为主、编年与纪传结合的体裁。六国史是编年体，但在贵族、大官死亡年月记其传。德川时代编撰的幕府前十代将军的实录《德川实纪》，也继承了这种体例，正编是编年体，凡例规定万石以上卒日立传。菅原道真编纂《类聚国史》时参照中国的类书进行分类，但项目设置有增减，排列顺序有调整。例如，不设天、地，增设神祇，神祇、帝王列在岁时之前(中国类书的顺序一般是天、岁时、地、州郡、帝王)。这是因为日本的天皇制和对天的观念与中国不同的缘故。《大日本史》的列传中有将军列传、将军家族列传、将军家臣列传等，也是考虑到日本将军的特殊地位和性质而增设的。这类根据本国情况的变通办法，虽不出中国史学体系，却表明了日本古代史家善于活学活用，多有创新。

必须指出，消化外来文化，创造民族文化，需要时间，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上述特色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逐步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到德川时代完成了。德川时代是古代日本经济、文化最发达、最繁荣的时期，又是锁国的时代。闭关自守阻碍了吸取外国的新的先进文化，但却因此而得到了充裕的时间，可以从容不迫地咀嚼、消化、融和已经吸取的东西，并且创造自己的东西。吸收、消化、融和和创造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日本的史学发展史。

研究日本史学史，探索和揭示日本历史学的发展规律，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近年来北大的几位同志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偏重于剖析近、现代和当代的日本史学，对古代日本史学的研究尚是空白。为了补缺，我们翻译了坂本太郎的《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对于书中涉及的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典故、地名、术语等，做了必要的注释。坂本太郎的叙述偏重于古代、中世纪，近、现代过于简略，因此将我们写的几篇有关日本近、现代和当代史学的文章，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由于历史知识浅薄，外语水平不高，译文和注释一定有不少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出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谨表深切谢忱。

沈仁安

1985年5月成稿

1990年7月补笔

序

本书按照时代顺序,叙述了日本往昔的历史书是怎样的、作者用什么眼光眺望历史、以什么态度撰写历史、并在多大程度上正确传达历史事实、以及在这过程中历史学是怎样进步的等问题。

过去,这样内容的书以史学史之名公开出版。但是,那样取名总觉得有挂羊头卖狗肉之感,因此老老实实题为“修史与史学”。我想,这个书名多少与内容相接近些。

尽管如此,全书质量不高,详略优劣参差不齐,令人担心。古代和近代过于简单,中世和近世似乎又太囉嗦。自己研究不够的地方什么事情都感到新奇,这也想写一点,那也想写一点,而不知不觉拘泥于一件事,未能广泛地环顾全局。我想一定有不少必须提到的重要作品和人物被遗漏了。

本书是为广大的一般读者写的,而不是供专家们看的。因此,为了使一般读者能够轻松地阅读下去,力求尽量写得通俗易懂些。

我设想,文字表达要浅显,内容则应大体上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有的地方我自己研究,叙述了自己的看法,但在很多地方采取了前辈的学说。这种场合本应一一注明出处,以表示对前辈的敬意。但在一本启蒙书上列举许多注释,就好比“观花人手持大刀”那样,显得很不调和,因此一概从略。若蒙见谅则幸甚。

坂本太郎

1958年10月

目 录

译 序	沈仁安	(1)
序	坂本太郎	(6)
第一章 政府编修历史的时代		(1)
一、历史书的萌芽		(1)
帝纪和旧辞		(2)
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		(3)
二、古事记和稗田阿礼		(6)
古事记的编撰		(7)
阿礼的事业		(8)
特点		(10)
三、日本书纪的立场		(11)
日本书纪的编撰		(11)
书名		(12)
史体		(13)
史料		(15)
润色		(17)
史料价值		(18)
四、六国史		(19)
政府编撰国史		(19)
国史的编撰和法典的编纂		(21)
体裁		(22)

书名	(23)
同编者的关系	(24)
日本后纪	(24)
续日本后纪	(25)
编撰机构	(26)
五、这个时代的历史学	(27)
纪传道	(28)
日本纪讲解	(29)
菅原道真	(31)
类聚国史	(33)
三善清行	(34)
淡海三船	(36)
大江音人	(36)
六、历史编撰的中断	(37)
新国史	(37)
日本纪略	(39)
本朝世纪	(40)
扶桑略记	(40)
第二章 故事历史与宗教史观的时代	(41)
一、世继和镜(上)	(41)
故事历史的出现	(41)
荣华物语	(43)
二、世继和镜(下)	(48)
大镜	(48)
今镜	(52)
水镜	(55)
增境	(57)
三、史论的开端	(62)

史论产生的原因	(62)
愚管抄	(63)
愚管抄的史观	(66)
愚管抄的经世论	(69)
时运循环说	(70)
四、军记物语	(72)
将门记	(72)
陆奥话记	(74)
平家物语	(75)
保元物语、平治物语	(79)
太平记	(82)
梅松论	(86)
五、神道说和史论	(87)
释日本纪	(87)
伊势神道	(89)
神皇正统记	(90)
六、正统的史书	(93)
吾妻镜	(94)
百鍊抄	(97)
六代胜事记	(98)
五代帝王物语	(99)
元亨释书	(99)
善邻国宝记	(102)
第三章 科学的历史研究萌芽的时代	(104)
一、幕府的历史编修(上)	(104)
学问兴旺发达的基础	(105)
本朝通鉴	(108)
宽永诸家系图传	(114)

武德大成记	(116)
东武实录	(117)
二、幕府的历史编修(下)	(118)
武德编年集成、御撰大坂军记	(118)
宽政重修诸家谱	(119)
史料	(121)
德川实纪	(123)
续德川实纪	(124)
朝野旧闻哀藁	(125)
古文书的搜集和利用	(126)
后鉴	(127)
三、水户藩的大日本史	(128)
编撰、出版的经过	(128)
与本朝通鉴的关系	(130)
三大特笔	(130)
史体	(133)
史料	(135)
书名	(135)
四、初期儒学家的业绩	(137)
林罗山	(137)
山鹿素行	(140)
山崎闇斋	(143)
栗山潜峰	(144)
三宅观澜	(145)
五、新井白石	(146)
近世史学史与白石	(146)
藩翰谱	(147)
读史余论	(148)

古史通	(151)
史疑	(152)
折焚柴记	(153)
六、国学家的古代研究	(154)
国学的意义	(154)
契冲	(154)
荷田春满	(155)
荷田在满	(155)
贺茂真渊	(156)
本居宣长	(157)
谷川士清	(158)
河村秀根	(159)
平田笃胤	(160)
伴信友	(161)
续史愚抄	(162)
野史	(163)
大势三转考	(163)
第四章 历史学成立的时代	(165)
一、公、私的修史事业	(165)
政府的修史事业	(166)
史料编纂所	(168)
维新史料编纂会	(171)
古事类苑	(172)
诸官厅的修史	(172)
旧藩、华族的修史	(174)
二、史学研究及其机构	(175)
帝国大学的史学科和国史科	(176)
东方史和西方史的分化	(177)

古文书学	(178)
考古学	(179)
地理学	(180)
三、史观的变迁	(181)
文明史体	(181)
学院史学	(182)
文化史观	(185)
社会经济史观	(185)
皇国史观	(185)
马克思主义史观	(186)

附录:

一、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	沈仁安	宋成有(188)
二、日本进步史学的发展和变化	沈仁安	李 玉(219)
三、日本史学新流派析	沈仁安	宋成有(237)

第一章 政府编修历史的时代

一、历史书的萌芽

回顾过去,作为现在及未来的借鉴。即使不作借鉴,回忆往昔,或喜或悲,亦人之常情。这无疑是形成历史意识的根本因素。所以历史意识与人同在,探讨其始于何时是徒劳的。

至于说到历史书籍,情况就不同了。出现书籍需要各种条件。首先要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以文字表达语言的方法。内外刺激又必须成熟,以至引起用文字进行记录的欲求。具备笔录方法而又必需笔录时,才会把过去口传下来的往昔故事以某种形式整理成文。历史书就是从这里萌芽的。

日本具备上述条件,出现历史书的胚胎,大约在公元6世纪前半期继体、钦明天皇的时期^①。从偶然留传至今的若干金石文可以推察,这时由于汉字汉文传入日本已经很长时期,知识人掌握了使用汉字的音、训^②表达日本语言的方法。这个时代,国家又苦于内忧外患。皇室由于多年不断的骨肉相争,加上出现两代天皇无皇子,竟至陷入缺乏皇位继承人的凄凉境地。武烈天皇^③后四方寻找

① 继体天皇:第26代天皇,507—531年在位。钦明天皇:第29代天皇,540—571年在位。

② 音、训即音读和训读。按汉字的字音读汉字称音读,用日本固有的语音读汉字称训读。

③ 武烈天皇:第25代天皇,499—506年在位。